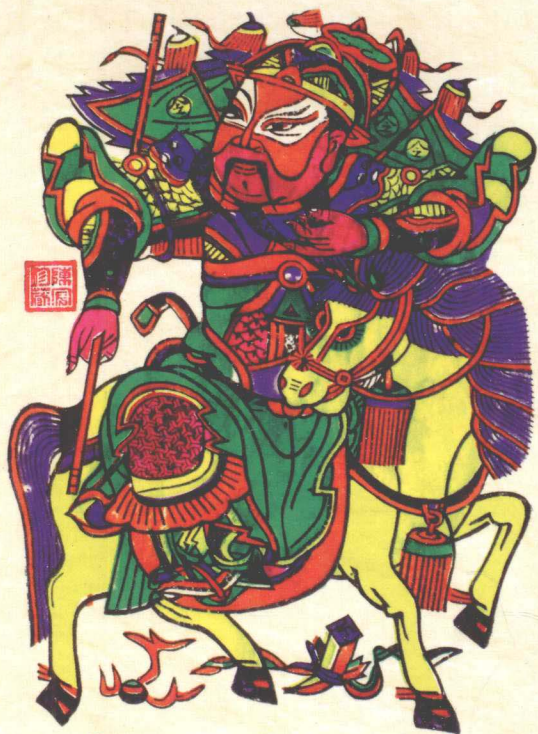


中国濒危年画寻踪

开封年画之旅

沈泓◎著



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

沈泓◎著

中国濒危年画寻踪

開
封
年
畫
之
旅



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濒危年画寻踪. 开封年画之旅/沈泓著.

—北京: 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 2011. 1

ISBN 978-7-5119-0489-8

I. ①中… II. ①沈… III. ①年画-简介-开封市

IV. ①J218. 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236629号

书 名: 中国濒危年画寻踪. 开封年画之旅

出 版 人: 宋灵恩

作 者: 沈 泓

出版发行: 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乙5号鸿儒大厦B座

邮政编码: 100044

发行热线: (010)68320825 68320484

传 真: (010)68320634

邮购热线: (010)88361317

网 址: www.cmepub.com.cn

电子邮箱: zgsdjj@hotmail.com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鑫海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16

字 数: 300千字

印 张: 15

版 次: 2011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1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19-0489-8

定 价: 45.00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这些年，我走遍了除台湾的中国各省市地区，寻访中国古代的各大年画产地，行程不亚于二万五千里长征，第一次走出了一条中国年画之旅。对于自由行的爱好者，这是一条全新的人文之旅。

年画之旅的结果，是这套《中国濒危年画寻踪》丛书的诞生。丛书以报告文学的形式真实记录了我寻找各地年画的行程，包括在田野和深山的跋涉，对各地民间年画艺人的叩访，以及各地年画濒危告急的生存状况。

我的年画之旅中，最令我感到沮丧的是，很多明清时期和民国时期年画生产鼎盛一时的产地，如红船口、夹江、扬州、滕州、柳州、黄陂、北京、无锡、磁县、樟树等地，已经找不到一个民间木版年画艺人了！

现存的年画产地也仅十多处，其中大部分地区仅一两个老艺人在印制年画，如南通、凤翔、聊城等地。老艺人一走，年画就会断流，即使是现在宣传较热闹的绵竹年画、武强年画、开封年画、朱仙镇年画、平度年画，民间也只有两三家艺人在做年画。传统的年画艺术正面临人亡艺绝的困境。

在现代商业化大潮的冲击下，民间木版年画已成为濒危艺术。在笔者开始寻访民间年画的十年间，很多年画产地第一次去的时候，尚能见到年画和艺人，第二次去，已物是人非。年画和艺人都已随风飘逝，渺无踪迹。那时尚无“非物质文化遗产”一说，如今，民间木版年画成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抢救民间年画的工程已在各主要年画产地启动，关注和传承民间年画艺术就是弘扬传统文化，这已成为人们的共识。

自命清高的人是不会喜欢民间年画的，他们会说它匠气和俗气。它真的俗气简单吗？在民间年画中，耐人寻味的寓意表象随处可见，每一幅画都蕴涵着深厚的传统底蕴和文化意味。有意味的形式、象征、隐喻、谐音、寓意，这些西方现代绘画中的核心元素，我们朝圣般虔诚膜拜的元素，我们苦苦跋涉了一圈也只抓到皮毛的东西，重新回到中国民间年画中后，我们会发现这些元素原来早已存在于我们土生土长的年画中，遗憾的是我们却视而不见！

年画中的每一个人物都有来源和故事，每一个物件都有寓意和说法，哪怕是衣服上最细微的花纹都有讲究，这难道不是巨大的隐喻和象征吗？西方人对此感到神奇而神秘，神往不已，我们又有什么理由抛弃自己的博大神奇而求索别人表象的神秘呢？

正如在中国年画最初级最原始形态的纸马收藏中，不断有人惊呼“我发现了毕加索”“我又发现了凡·高”一样，在民间年画这一最成熟的中国民间美术形式中，我们可以发现大师的完美，还有灵感的源泉。因为它本身就源自泥土啊！而任何大师都离不开泥土！现代人回归自然，就是回归泥土。最简单的，才是最丰富的；最俗气的，或许是最典雅的；同一个圆上，终点就是起点。

那么，让我们顺着圆的轨迹，循着中国古典哲学的智慧精髓，终结我们每日每时此时此刻各种徒劳无益的疲于奔命，回归起点，背起行囊，去寻找散落在各地的即将逝去的民间年画吧！

沈泓

注：本书中的年画全部为作者本人收藏的年画原作。摄影照片均为作者本人摄。书中未注明产地的年画均为开封年画。

Prologue

In these years, I've walked two thousand miles around every province, city and region in China, except Taiwan to visit the major ancient origins of New Year Pictures in China. With the journey not less than the Long March, I firstly walked out a way for New Year Pictures in China. For the hobbyist of free travelling, this is a new cultural tour.

The achievement of the New Year Pictures tour is this set of "Chinese Endangered New Year Pictures Pursuit", which truly records my journey of looking for New Year Pictures at poor fields and remote mountains, visiting folk New Year Pictures artists, and investigating the current conditions of endangered New Year Pictures in the form of reportage.

In my New Year Pictures tour, what makes me sad is that no folk wood New Year Pictures artist can be found in many origins, which were prosperous in Ming and Qing period and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such as Hongchuankou, Jiajiang, Yangzhou, Tengzhou, Liuzhou, Huangpi, Beijing, Wuxi, Cixian, Zhangshu, etc.

The existing New Year Pictures origins have only above ten regions, in which, most regions have only one or two old artist printing New Year Pictures, such as Nantong, Fengxiang, Liaocheng, etc. If these old artists pass away, New Year Pictures making would cease. Even for the present well advertised Mianzhu New Year Pictures, Wuqiang New Year Pictures, Kaifeng New Year Pictures, Zhuxian Town New Year Pictures, Pingdu New Year Pictures, there are only two or three artists. New Year Pictures are facing extinction.

Under the shock of modern and commercial tide, the folk wood New Year Pictures become an endangered art. In these ten years when the writer starts to look for folk New Year Pictures, at the first visit, I could see New Year Pictures and artists in many origins, while at the second visit, I could not even find them, and there has not yet been the saying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At present, the folk wood New Year Pictures have become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the project of rescuing folk New Year Pictures has been initiated at main origins, caring about and inheriting folk New Year Pictures are to promote traditional culture, which has become the common sense.

Haughty people do not like folk New Year Pictures, and they would say that they are craftsmanship and vulgar. Is it really vulgar and simple? In folk New Year Pictures, significant moral representations are visible everywhere, and each picture contains deep traditional information and cultural implication. Significant form, symbolization, metaphor and harmonic implication are core elements in western modern drawings, we try to grasp them but failed, and when we return to Chinese folk New Year Pictures, we find that these western modern elements have been existing in the nearest New Year Pictures for long time, and it is a pity that we could not see!

Each character in New Year Pictures has its source and story, each object has implication and statement, even the finest pattern on clothes, could it be such a hugest metaphor or symbolization? Western people feel that they are miraculous and mysterious, and why do we give up our own broad miracles, but pursue other's superficial mystery?

Just same as in the lowest-level and most primitive paper horse collection, people often cry out that "I find Picasso", and "I find Van Gogh again", in this most mature Chinese folk art form of New Year Pictures, we can find master's perfectness and inspiration source. Because it is just originated from earth! No master can leave from earth! Modern people return to nature, which is just to return to earth. The simplest is the most abundant; the most vulgar may be the most classic; at the same circle, endpoint is the start point.

Then, let us walk along the round track, follow the wisdom essence of Chinese classical philosophy, end our ineffective labor, return to the start point, and carry the travelling bag to look for the lost folk New Year Pictures everywhere in China!

Shen Hong

Note: All the New Year Pictures in this book are the original works collected by the author, all the photographs are taken by the author, and the New Year Pictures without origin marking are from Kaifeng.





序（英） /01

第一章 将生命融进年画 /001

第二章 痴心不改任鹤林 /024

第三章 名称之辩起波浪 /048

第四章 鲁迅与开封年画 /080

第五章 刻版艺人四头牛 /095

第六章 云记艺人郭太运 /107

第七章 封丘寻访张幼心 /12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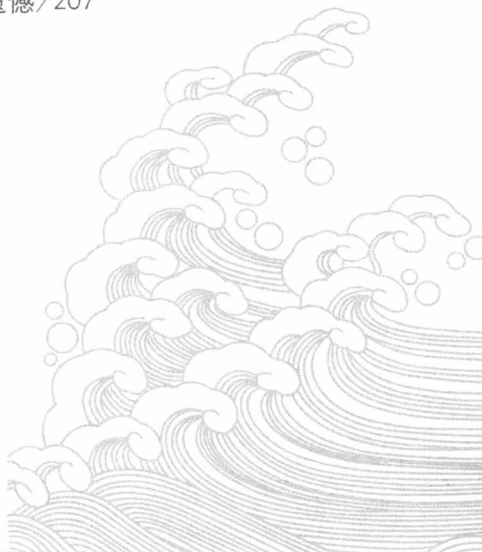
第八章 追溯开封新年画 /140

第九章 寻幽探胜访古游 /164

第十章 惊艳山陕甘会馆 /193

第十一章 年画邮票之遗憾 /207

后记 /233



中国
濒危
年画
寻踪

（开）
（封）
（年）
（画）
（之）
（旅）

第壹章

将生命融进年画



某个陌生的人，一件偶然的事，往往改写历史。在寒意渐渐袭来的初冬之夜，在我登上火车的那一刹那，我的大脑突然冒出这一感慨。

当初，我并没有写一本关于开封年画寻踪著作的念头，当他第一次提出要我写这样一本书的时候，我认为几乎是不可能的。然而，三年过去了，在这三年中，他和我通了数十次电话，每次都滔滔不绝谈论开封年画，他的激情、狂热和痴迷，最初让我感动，后来渐渐让我也陷入其间，不可自拔，真的形成了“开封年画”这一概念。

► 雕刀撞击开封的夜晚

在我的意念中，想到开封年画，就想到任鹤林，想到任鹤林，就想到开封年画。这两者竟是那样密不可分。

行色匆匆，开封年画之旅已经结束，离开开封的那个夜晚，或者是凌晨，我最放心不下的是任鹤林的身体。

在火车上，我给任鹤林发了一条短信，大意是身体第一，年画第二，闲云逸鹤，健康适意之类的话。

第二天，我在旅途中收到任鹤林发回给我的短信：

“三日相聚，精神会餐，使我受益匪浅，您来去匆匆，未能尽心照应，实感愧疚。好在您我都是工作狂，况且我们的友谊刚刚开始，来日方长……并感谢对我的关心，你也应放慢速度，悠着点。我会不时给你寄新品种，有事常电话联系。”

他的短信，让我回想起他在年画艺术馆刻版的身影，我真正感受到了他是把生命融进年画中的人。

为了复原古老的开封年画，1000多个日日夜夜，任鹤林回家的天数不到10天，他几乎每天都伏案在电脑桌上，雕版工作台前，一丝不苟地画稿、刻版。喧嚣的都市声在他的键盘声中，在他的刻刀下消失了，那啪啪的键盘敲击声、雕刀与木版的撞击声，对于他，就是世界上最美妙的音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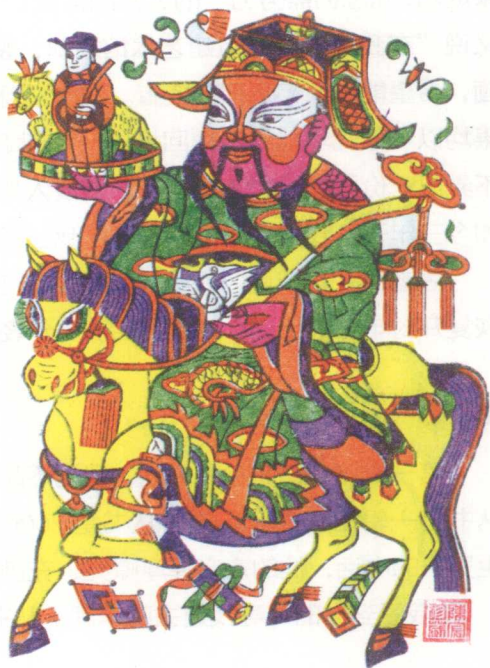
任鹤林沉浸在他的年画世界里，或者说沉浸在他的梦幻里，偶然的一打盹，梦幻的色彩淡去，雕刀停顿，而他却仍听到刷刷的声音。茫然四顾，刷刷的声音和他雕刻



天地三界十方万灵真宰



福祿门神



福祿门神

的声音同样富有节奏和韵律，如同天籁之音。这声音是从窗外传来。打开窗，哦，街对面青灰色古老的屋脊上已现出鱼肚白。天还没亮，已近拂晓，街上还没有行人，昏黄的路灯下是清洁工拿着长长的竹扫把在扫地，路灯将清洁工的身影拉得很长，那刷刷的声音就是扫地的声音。

任鹤林站在晨昏交替的窗口，对清洁工大声问道：“天亮了吗？”

清洁工笑了，一定是感觉遇到了一个奇怪的人，回答他说：“是的，天快亮了！”

无数个漫漫长夜，对于任鹤林来说都太短，而回首古老的开封年画，任鹤林又觉得时光迷失得太长。他唯一能做的，就是紧握手中的雕刀，将他的全部热情、迷恋和遗憾，以及他的汗水与心血，都刻进年画雕版，木版上一根根或粗或细线条在灯光下凸现、交织、凝固，那粗的线条是他的性格，细的线条是他的情思。

很多时候，任鹤林并没有刻到天亮，上下眼皮打架实在撑不下去的时候，他就倒在沙发上迷糊过去。有时，来不及走到沙发边，刻着刻着，他就趴在工作台的雕版上睡着了，任刻版进入梦境。

但他不知道，他的身体已严重透支，病魔也悄悄向他袭来。医生的诊断结果是心脏主动脉严重堵塞，需要动手术，在心脏里面搭支架，不能工作，必须住院治疗。

我采访他的时候，建议他应遵医嘱快去医院治疗，他却先借用中山先生“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的名言回答我：“现在，我一天也离不开年画和这个工作环境。”又说“在我未下决心组建艺术馆之前，整天像祥林嫂讲阿毛的故事一样，逢人就讲年画，希望能找到知音和投资者。“他也曾和不少‘事业成功’的有钱人商谈合作，其结果均以‘你几年能给我赚回投资？’的疑问而不欢而散。”我也是逼上梁山的。如果我不弄出一份原汁原味年画，开封真没人如此善待它。我不反对挣钱，但反对造假挣钱，如今三年干了我三十年的活，等于我已经90岁，死而无憾啦。”他既乐观又无奈地说。

古老的开封年画，在他辛勤地耕耘下，绽放出了新的花朵。让我们追寻着他抢救恢复开封年画的足迹，走进古老而又年轻的开封年画吧。

► 第一次电话交流

第一次接到任鹤林的电话，我记不起是哪一天，应该是在我的《寻找逝去的年画》丛书第一辑出版之后。这套丛书是2006年1月出版的。突然有一天，我接到一个陌生男子的电话，他的声音浑厚嘹亮，充满激情，他用带有河南口音的普通话对我讲：

“我看到你的《寻找逝去的年画》丛书了，尽管有很多专家学者写年画，但他们写



步步莲生



步步莲生

的多是纯学术性著作，还没有一个人像你这样深入到每个年画产地采访调查的，您写的所见所闻更真实、更深刻，人物也更鲜活，更富有生活气息，尤其是书中你自己的独到观点和对现状的思考，正是今天文化产业的软肋，然而人们多热衷于轰轰烈烈的造势和炒作，无人正视也不愿意正视现实。是你，第一个关注，第一个提出来了。”

当时，我正在为他所说的“独到观点”而苦恼，因为有些“独到观点”惹恼了某些人，尽管很多人是赞赏我的观点的，但现在又有一个业此者，旗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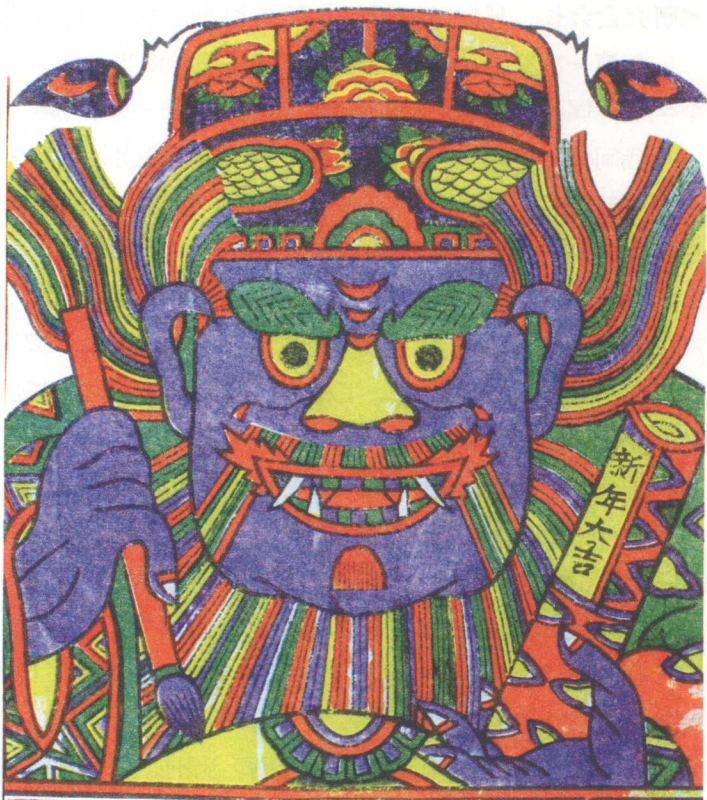
鲜明地站在我的角度为我呼吁，我仍感到莫大的宽慰。

他就是任鹤林。任鹤林在基本肯定我写的《朱仙镇年画之旅》一书的同时，也直言不讳地指出了其中的不足，就是没有写出朱仙镇年画存在的问题。“你写的其他年画产地的问题，在朱仙镇年画中也存在，而且更严重。”

我问任鹤林主要有哪些问题？任鹤林说：“比如有人说朱仙镇年画是中国最早的一年画，有人说唐代就有，有人说更早就有，但根据我的研究，朱仙镇年画是源于宋代中晚期，不是唐代出现的，也不是赵匡胤当皇帝后就有的。再比如，现在不少翻刻者，年画字号统统改成自己经营的店号，单一的字号怎么能体现当时有 300 余家呢？”

任鹤林联珠炮似地一口气又说了一大堆问题。从他的表述，我知道我遇到高人了。他不是一般的民间年画艺人，而是富有丰富经验的年画艺术家，是有理论深度和严谨学术态度的专业人士。

我问了他的身份和情况，果然，他毕业于河南大学美术系，是一位发表过多幅有影响的作品的版画家，曾任开封朱仙镇年画社（出版社）副社长，现任开封市年画艺



馗头

术研究会会长、开封市民间艺术家协会副主席、开封朱仙镇年画艺术馆馆长。

在第一次交谈中，我注意到了，任鹤林谈当地年画时，不时蹦出“开封年画”这个字眼，偶而提及朱仙镇的年画，也是提出一大堆问题。

我问他：“开封年画和朱仙镇年画有什么区别？”

“在过去没有什么区别，在今天区别可大了。”任鹤林说：“其实朱仙镇年画就是开封年画，开封年画就是朱仙镇年画。而现在的问题是，一些不负责任的媒体并不知晓“朱仙镇年画”一词产生的过程和年代，仅从字面上理解，把朱仙镇年画误认为朱仙镇产的年画，进而把它认定为农民的艺术。如此一来不仅误导了受众，也纵容了‘中草药熬色’之类的虚假宣传。王树村、薄松年及国内最权威的年画研究专家均在所出版的专著中多称‘开封年画’。它发端于都市开封，明代纸马铺遍及开封城区，关于这一点，有当时的《如梦录》为证。清末及民国时期朱仙镇几乎所有店铺作坊都在开封经营，也就是说开封木版年画一直没有间断。以产地说，就应称‘开封年画’嘛。”

“为何现在朱仙镇年画更有名，而开封年画无名呢？”我问道。

“这涉及到后来的政治需求和一些意外事件。”任鹤林说：“要解开这个谜，你应该来一趟开封，我带你去看一些地方，见一些年画老艺人，你眼见为实，应该再写一本《开封年画之旅》。”

这是我们第一次涉及到这一选题。当时，我说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我已经写了一本《朱仙镇年画之旅》。同一个地方，写两本年画之旅是不恰当的。

而任鹤林则说：“写《开封年画之旅》完全有必要，因为这是两本完全不同的年画之旅。你和王树村先生多次合作，王树村和我多次提出过开封年画的概念，木版年画之源开封你不写，这套丛书不是缺憾吗？”

到底有没有必要，后来的发展则完全出乎我的意料。

► 唐吉珂德式的人物

第一次接到任鹤林电话后，几乎每个月都要接到他的一两次电话，有时一周就要接到他的数次电话。听他谈开封年画，谈全国年画动态，让我获得了很多新知。

任鹤林的资讯丰富，他和中国最著名的年画专家王树村、薄松年、张道一等长期保持密切联系，哪里有什么年画活动，年画界又出现什么争鸣和动向，谁又发表什么观点，他都一清二楚。而他谈得最多的，则是他对开封年画困境的忧虑，和对朱仙镇年画现状的评论。

第二次来电话，谈到朱仙镇年画，任鹤林激动地说：“现在有把年画神话的倾向。我们不要神话，不要传奇。年画不是神话，年画是无数代艺匠一刀一刀刻出来的；年画也不是原子弹，不神秘，制作并不难，但需要专业技能。不能因为现在流失了，就

把它神化，夸大其辞加以炒作。对这种炒作，人们既显得很无奈，似乎又给予见怪不怪的宽容，这种善良的宽容实际上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当时，任鹤林刚刚应邀到德国举办开封年画展。“德国人看了我印年画的演示，惊奇地说中国木版年画是一千年前的海德堡。这就是说，我们的木版年画印制工艺就是彩色印刷机的祖先，在当时是最先进的。虽然现在落后了，但雕版水印仍然具有现代印刷不可取代的艺术魅力。”

正因为落后了，这一古代最畅销的纸质媒体衰落了，正在消失，又因为它曾经的辉煌，任鹤林要保留和恢复它昔日的辉煌。

这本身就是一对矛盾，无异于唐吉珂德与风车作战。后来，任鹤林对我讲述了一个故事。1987年秋，河南省举行了一个抢救民间年画的会议，会上人人都献计献策，大谈如何抢救，如何保护，唯有当时中央美术学院的教授、民间艺术研究专家杨先让说：“木版年画本身就是消失的艺术，必然消失的东西，无论如何抢救，都是不可能救活的。”

当时任鹤林还刚刚新任开封朱仙镇年画社副社长，决心为抢救这一传统艺术大干一场。杨先让的话无异是一瓢冷水。任鹤林虽然难以接受，但他善于思考，从此变得更加冷静和理智。1990年由于种种原因朱仙镇年画社被撤销，随后木版年画研究又一次陷入低谷。

任鹤林不愿意看到他为之倾注了大量心血的开封年画走向没落，他选择了一条与风车作战的道路。



天官赐福

利市仙官

任鹤林告诉我，朱仙镇年画与河南大学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他的老师和同学，河南大学的几代人好像有一个无形的接力棒，都不遗余力地为此而奋斗。梁育湘同学过早辞世竟成了他抢救恢复开封年画的动力之一，这一切似乎是天意。他对我说：

“现在我每天刻版刻到凌晨3点半，手上都起茧了，已经

刻出了五六十套年画版。但靠我一个人刻版是不够的，我请了开封的两个刻版老师傅一起刻。最珍稀的是刻版艺人，现在开封做年画的艺人不到十个人，如果他们离开了，开封年画就断了。”

尽管没有见面，从电话交流中，我感受到了任鹤林对年画的痴迷。

后来，任鹤林来深圳参加文博会，我去宾馆看他。这是一个50多岁、朴实而富有激情的河南汉子，他个子不高，但显得敦实魁伟，讲起话来，很有气势。特别是谈到开封年画，顿时神采飞扬。

任鹤林带来了一卷开封年画，在宾馆的房间，展开一看，顿时让我眼睛一亮。这是他的年画艺术馆刻印的开封年画，与我以前熟悉的朱仙镇年画相比，更加精细而精致，有文野之分。如果说朱仙镇年画是农民的艺术，那么，任鹤林的开封年画则是文人的艺术，或专家画家的艺术。他将粗线条的朱仙镇年画进行了艺术的提炼和升华。

我对任鹤林问道：“以前我看到的朱仙镇年画都是很粗糙和粗犷的，为什么你的年画这么精细呢？”

任鹤林对我说：“古代的开封朱仙镇年画就是这样的啊，你看看鲁迅当年收藏的开封朱仙镇年画，就是这样精细，只不过现在的朱仙镇年画变成那个样子了。”

任鹤林激动地对我评说了一番朱仙镇年画的问题和不足，他对我说：“就是因为有些朱仙镇年画做得太差了，所以我要改变人们的印象，才走上了年画这条道路！”

看到任鹤林的这批开封年画后，我才感到我上次的朱仙镇年画之旅在开封呆的时间太短了。我对自己说：一定要到开封再走一趟，看看任鹤林的年画艺术馆，看看开封的年画老艺人。



敬德

秦琼



繁华的南书店街

► 南书店街上的年画艺术馆

到开封前，我收集到了一些年画爱好者和游客描写这个年画艺术馆的文章。其中一个文化人写道：

前几天上街办事，路过书店街，看到路东一家店铺门上，挂着一个“开封朱仙镇年画艺术馆”的广告灯箱，心里就想去看看。今天又从书店街路过，便特意拐了进去。

“开封朱仙镇年画艺术馆”位于开封市南书店街路



南书店街上的开封朱仙镇年画艺术馆



开封朱仙镇年画艺术馆招牌和广告牌



任鹤林在他的年画艺术馆门口

如数家珍。

通过谈话我了解到，原来这位先生就是曾在报刊上多次发表有关朱仙镇年画介绍文章的任鹤林先生。也就是现在这个艺术馆的馆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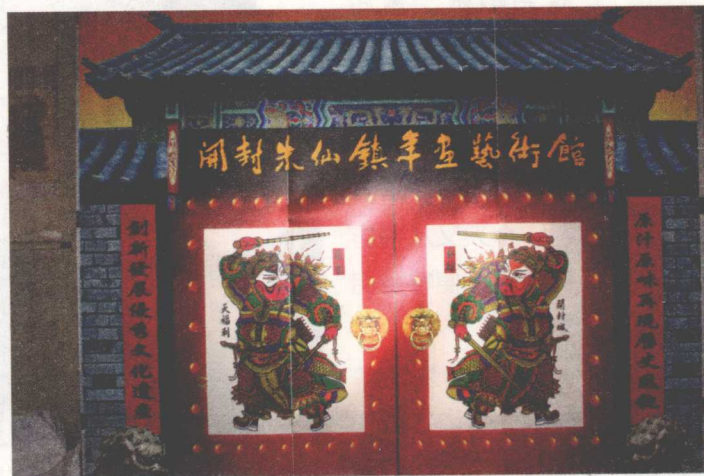
任鹤林的年画艺术馆已经办出了影响。在网上，我看到一个网友描写道：“吃晚饭前我和廖哥、周总一起去拜访了开封朱仙镇年画博物馆馆长任鹤林老师。任老师是开封大学艺术学院的特聘客座教授，此馆是他个人创

东 58 号。进门后沿左手楼梯上去，艺术馆设在二楼。进了艺术馆，见紧挨馆门左边的一间房内，有几个人正聚在一起雕着一块木版，我询问是否允许参观，一位先生回答说可以。于是我就继续前行。

过了这间房子，便看到了挂满五颜六色、各式各样朱仙镇木版年画的展厅。展厅左边窗下，一位女同志端坐在操作台前，右手涂墨，左手翻纸，正在刷印年画。我走过去观看，见她态度认真，操作娴熟，便问她是开封的师傅还是朱仙镇的师傅，她说是开封的。我又问一幅画需要印几遍，她说有几种颜色，就要印几遍。刚聊了几句，刚才那位搭话的先生就走了过来，看我对年画很感兴趣，便邀请我到他的办公室里坐下聊聊。

办公室在展厅右边。随着那位先生的问话，我一边进屋，一边介绍自己，接着便在他的老板桌前的沙发上坐了下来。

话题就是从开封朱仙镇年画开始的，话匣子一打开，我便发现，这位先生不仅十分健谈，而且对开封年画了如指掌，说起来头头是道，



开封朱仙镇年画艺术馆



年画爱好者正在年画艺术馆选购年画



任鹤林对年画爱好者解说开封年画

办的，这里常年生产制作一些年画。对于传统年画艺术的将来，虽然我们跟任老师有不同的见解，但是他的执着让我们感动。”

在南书店街，我一路向街坊询问“开封朱仙镇年画艺术馆”在哪里，他们都知道这个年画艺术馆，热情地为我指路。走过开封古玩城，很快，我就找到了繁华的南书店街边的开封朱仙镇年画艺术馆。

我走进年画艺术馆采访任鹤林的时候，有四个年轻人来到年画艺术馆参观。看得出来，他们对发现这个年画艺术馆感到很新奇，为这里精美的年画而兴奋，选购了一批年画。

我问他们是从哪里来的，他们说是从郑州过来旅游的。看到他们对年画艺术富有专业眼光，我问他们是不是美院毕业的，他们说学美术的，现在当公务员。

据任鹤林对我说，全国各地都有年画爱好者来这里参观，还接待了来自美国、德国、加拿大、日本、新加坡、土耳其等不少国家的国际友人，这让他看到了年画的希望。“我建这个年画艺术馆，免费对外开放，就是为了将年画传下去，通过保护、展示、整理、开发精品，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发扬光大！”他对我说。

► 寻找老年画图样史料

“我在河南大学学习期间正处‘文革’动乱时期，虽然没学什么东西，但这个文凭对我压力很大，为了对得起曾经戴过的河大校徽，我一直想做出点事情来回报母校。”任鹤林对我说：“我做年画就一定要做到最好，不做出来对不起河大这个百年名校。”

开封虽是我国最早的年画产地，然而近代以来由于战乱和饥荒，加之“文革”浩劫，致使开封传统年画史料在当地极少存世，只有灶画等几个品种流传下来。任鹤林为了收集整理开封年画的资料，特别是老年画、老艺人的史料，30年来，他风尘仆仆，经